

生活在北京的巨港赤子系列

情系慕西河

作者：刘若贤(福建龙海)（一）



刘若贤

印尼巨港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是一颗镶嵌在苏门答腊岛上的明珠，贯穿其东西的便是美丽的慕西河。那潺潺的河水宛如母亲般慈祥与安宁，蕴含着暖暖的情意与深深的眷念，多年来一直抚慰着我的心灵，牵动着我的心绪……

1、慕西河畔初长成

1940年，我出生于慕西河畔的一个普通华侨家庭。作为印尼巨港的母亲河，潺潺的慕西河水伴随着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一直流淌着……。时光在河水的冲刷中不停地流逝，而海外赤子的中华情结却在岁月的沉淀中日益浓厚。小时候，父母口

中那遥远古老的“唐山”故事让我对故里充满了无限的遐想；长大后，学校的爱国教育更让我对祖国母亲有了深入的认识。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老师们就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等爱国歌曲；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祖国进行曲》、《歌唱祖国》等大量“禁歌”更让我们竞相传唱。阵阵慷慨激昂的歌声唱出了我们印尼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2岁时，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在巨港第八小学光荣地加入了“劳动服务团”，在异国他乡戴上了红

领巾。那时的我们便懂得，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因而我们立志要“时刻准备着，为建设祖国、为实现毛泽东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劳动服务团”的口号）从那一刻起，与祖国母亲“同发展，共命运”便成了我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2、少小离家别时泪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祖国的感召下，巨港华侨与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回国潮”。因年纪尚小，当时父母并不同意让我回唐山读书。直至1958年12月，我在巨港中学高中毕业，因没有中文学校可读了，在二哥刘萍的支持下，我终于能如愿地回国升学。在脱籍、办理护照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内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煎熬和痛苦，因为我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了。黄祺祥等几位要好同学，本来也很想和我一同回国读书，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成行，他们就陪着我游遍了巨港的山山水水，让我对慕西河留下了永久的印象。1959

年2月的那一天，宽阔的慕西河码头人头攒动，告别声、叮咛声、哭泣声响成一片。“再见吧，可爱的大城！明天要到海上去航行……”这时，慕西河码头的扩音器里传来了同行同学张明安那一曲感人肺腑的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就这样，在动人的旋律中我们乘坐的“芝万宜号”万吨巨轮，徐徐地离开了码头，离开了慕西河……突然，身边传来了一位黄益南同学的哭声，我们的眼泪也不禁潸然而下。

3、慕西情谊深且长

风雨50年，弹指一瞬间。1963年，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后，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便开始了。从遭受冲击到7年“下放劳动”的磨难，在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中，我和祖国一起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归侨和祖国的命运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那沉重的“海外关系”也翻身成了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和海内外各地的巨港校友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记得那一年，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祖国大地时，我们在东海之滨的小城偶见了广东巨港校友会的《会讯》，那种感觉就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从此，海之内，海之外，长期隔绝的校友们互相联系，雅加达、巨港、香港、广东、北京、天津以及福州、厦门、泉州、龙海各地纷纷成立了巨港校友会。

校友们纷纷回来探亲访友，不仅带来了友谊，也推动了家乡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印两国关系不断友好发展的进程中，2002年2月3日印尼巨港市和中国漳州市签订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漳州、龙海20多位巨港归侨代表应邀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参加了巨港市政府代表团的座谈会。座谈会气氛热烈，十分和谐。巨港市长特地用华语称呼大家为“公公、婆婆、兄弟姐妹们”，他亲切地说：“你们是中国公民，但你们是巨港出生的，我们的心连着心，在感情上是共通的。”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它注定要在中印友好邦交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